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是壶

林夕

当代第一部养生
小说的问世
使您在欣赏一般
小说所具有的情
节跌宕的故事的
同时
还可以学到医疗
和养生保健知识
当代第一部养生
小说的问世
使您在欣赏一般
小说所具有的情
节跌宕的故事的
同时
还可以学到医疗
和养生保健知识
当代第一部养生
小说的问世



是非非是是非非，得失失得得还失；
谁人解得其中味，一生一世乐滋滋！

紫竹公 著

当代第一部养生小说

悬壶梦

紫竹公 著

52B-4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悬壶梦/紫竹公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 1998. 2
ISBN 7-5071-0436-2

I. 悬… I. 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0138 号

悬 壶 梦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320635 68326644-2372

天津市蓟县百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8.625

字数: 466 千 印数: 1~5000 册

ISBN 7-5071-0436-2/I·387

定价: 23.80 元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我国当代第一部养生小说。它通过描述药都一位著名中医坎坷曲折的生平经历（从民国初年至70年代末），讴歌了“悬壶济世”的传统医德，以生动明快的语言、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。该书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特点是：情节围绕医疗主线展开，其中人物或为“外淫”所伤，或为“七情”所扰，如洞房之夜小夫妻得到的不是欢娱而是惊恐，患“不孕症”者竟不治而愈，子夺父爱却患病不一，接连吓跑两个老婆、无人敢嫁的“大撮头”，不花分文便得到名妓“一沾醉”……读者从中既可获取阅读的快乐，领悟人生哲理，又能学到养生保健知识。

本书作者出身河北安国（药都）中医世家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现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。

谨以此书

纪念家父逝世 20 周年

献给我的文学启蒙导师巴金

献给药都老一代中医

献给一切想从病厄灾危中自我解脱的人

引 子

万寿寺畔紫竹公，醉眼蒙眛看人生；

是非非是是亦非；醒梦梦醒醒亦梦！

歌吟朗朗，高旋低回。只见一老翁敞衣裸怀，半仰于竹林掩映的养寿山寿养亭之朱漆横栏上，背靠北侧那根红柱，眯着眼，一边吟哦，一边拍掌，浑然一副怡然自得之神态；怀中，一根长竿伸向亭旁之峭壁；而钓线却从渔竿悬空直下，垂入万寿河中。

这万寿河之北，是享有京西小故宫之美誉的万寿寺。两棵身材粗怪之古槐屹立于寺之朱红大门两侧，俨然两位饱经风霜之卫士；而那些挺拔参天之银杏和揣苍拥翠之松柏，则伫立于古刹群落中，犹如给鳞次栉比之寺院撑起一把把遮风避雨的绿伞。

万寿河连着故宫和颐和园。据说是西太后当年为方便游乐而诏令开凿的。成荫的绿树在其两岸绵延，宛如两条绿带；而那一河之淙淙且在夏日泛起粼粼波光的流水，恰似跳荡着的水银、翡翠，在养寿山脚下流淌。

这养寿山并不以巍峨著称，却以其玲珑让人叫绝。山虽不高，可也常有氤氲般的彩云缭绕其间；树虽不多，可那各色各样之竹子却郁郁葱葱，甚或深入寸草不长的崖缝里。

大梦何必觉，是非毋须知；

长竿闲垂钓，清风醉心脾！

“哈哈！好个自在翁啊！”话音似从空中飘下。待他睁眼看时，一长发披肩身着袈裟的长者早已飘然而至；瞥了一眼，却不认得，

于是又眯上眼，有板有眼地吟道：

自在不自在，只在一念间；

忧愁多自找，超脱自坦然！

“善哉！”来者叫道，随即一拱手，“先生别来无恙！”

“噢！”先生起身，惊异地盯着僧不僧、道不道之来者，“但不知前辈是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来者手捻长髯笑道，“先生今日怎么居然目不明耳不聪了？”

“呀！是了尘法师啊！”先生惊叫道，“怎么上身像道长了呢？”

了尘法师依然捻着长髯笑道：“如今‘改革’之风盛行，老衲岂甘寂寞？哈哈！”

先生也手捻胡须盯着法师：“这样一改，佛与道岂不难分彼此了？”

“哈哈！先生博览古今，自然知晓：天地万物，彼此之分分合合，乃自然之大势。远的姑且不论，就拿目下而言，岂止各教，就连各种信仰、学说不也都在相互渗透，乃至相互融汇了嘛！正是在此潮流的冲击下，老衲才这般打扮起来！”

“想不到法师观念竟如此开化！不过，就法师这身打扮，即令当今那些叱咤风云之改革家们看了，怕也都会目瞪口呆的！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分不出你到底是和尚，还是道士啊！”

“哈哈！”了尘法师索性解开袈裟，腆着肚子大笑道，“说明这些‘改革家’还是不够开化！其实，分不出来倒也无妨。因为和尚与道士的称呼本来就是不分嘛！”

“这倒是。佛教刚传入时并无‘僧’这一称呼，也称和尚为‘道士’或‘道人’。依在下之见，‘道士’或‘道人’，本指‘有道术之人’；而若把‘道术’看作某种修养的话，和尚和道士都称得上‘有道术之人’，所以通称为‘道士’倒也合情理。”

“善哉！老衲这一路，招引得多少人议论、讥笑，唉！”法师长嘘一口气，“学识不同，见识也就大相径庭啊！老衲不枉把先生当知音了！”

“不才愚拙，哪敢当法师以知音相待！”

“先生过谦了！以先生之学识与豁达，只怕是老衲攀交不上哩！——哦，适才先生见老衲这般打扮而惊异，其实，老衲久观先生言谈举止，多半像‘儒’，但时而又像‘道’，时而又像‘佛’，时而……但不知先生究竟心系何处？”

先生欣然笑道：“愚以为，世间之知识、学说，本应教人聪明、解脱，以活得更自由快活！可许多人却深陷于书林学海反为其所累！不亦悲乎！究其原因，固与知识、学说之真伪有关，但主要则由其对知识、学说之态度所使然。就以‘儒’、‘释’、‘道’而言，三者本皆有其长短，吾人当取长弃短才是，若舍长就短，自然无益了！”

“先生能否说得具体些？”

“三者之诸多长短难以尽述，今仅试就其共同之长处姑妄言之。即以其与我中华博大精深之养生文化的关系而言，三者不仅各有其长，且相互通融也。

“先说‘儒’，讲‘仁者无忧’、‘仁者寿’；主张通过修身养性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；勿为七情、名利和权势所惑，以求得心理平衡；在静养、动养与食养诸方面，均摸索、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。

“再说‘道’，讲‘道法自然’，以追求心内外之和谐统一；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，可以说抓住了养生之根本；其强调‘清心寡欲’和‘清静无为’，旨在让人从名利权势的追逐中超脱出来，虽含消极因素，但对于陶冶心神，防止情志异常，则不无益处；其乞求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修炼功夫及方法，固然荒唐，但用于养生，却颇多裨益。道家思想虽常为世人所轻蔑诋毁，然

古今许多备受磨难而有所作为之长寿者，则多得益于其养生之道。

“说到‘释’，讲‘普渡众生’，主张从生老病死与酒色财气中解脱出来；提出生不足悲，老不足忧，病不足畏，死不足惧；提倡要从精神上卸掉沉重的包袱，变得轻松自如，做到‘知死必寿’；禅定静修和武术锻炼相结合的作法以及戒欲食素等等要求，也包含丰富而有益之养生内容。

“由此看来，尽管三教各立门户，常相互诋贬，但至少在养生文化上却是相互渗透、相互吸收，乃至‘合一’的。儒家倡导乐山乐水乐寿，其核心是追求长寿；释家宣扬解脱和灵魂转世，其核心是灵魂不死；而道家的修炼成仙，其核心也是为了追求益寿延年。所以，‘三教合一’在养生文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像著名的道家兼医家如晋代的葛洪和南朝的陶弘景等，均表现了儒道、释道合一的言行。尤其是唐代著名的医家、养生家兼道家孙思邈之养生学说，则更是集三教于一体。所谓‘君父有疾，期先命食以疗之，食疗不愈然后命药’，即反映了儒家之思想；而‘于命于利，若存若亡；于非名非利，亦若存若亡’，则是道家思想之反映；至于‘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’，则又是一副菩萨心肠了。所以，可以说，整个中华养生文化之发展过程，就是‘儒’、‘释’、‘道’三教养生思想相互影响并与医学理论相融合的过程。

“适才法师问不才心系何处，试想：既然世间各教各派学说皆有其长短，吾人何不取各家之长而加以融汇以为己用？不才之所以游猎于各教各派学说之间，盖为此耳。”

“善哉！”了尘法师听了禁不住手舞足蹈，“先生之学识果不出老衲所料！老衲今日不枉来此一遭了！——老衲今日造访，特有一事相烦！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本书稿给先生。

先生接过书稿一看，啊，《悬壶梦》！随意地翻了翻，“法师何以给不才看此书？”

法师一拱手：“烦请先生加工，润色出版。”

“让不才?! 哈哈!” 先生禁不住抚着书稿大笑，并连连摇头，“不才好不容易从那名利套、权势网中挣脱出来，岂肯再作茧自缚! 不可! 断然不可!”

“先生差矣!” 法师忽声如惊雷，“老衲之所以烦托先生，不仅不会使先生再入羁绊，反会使先生愈发超脱! 适闻先生一番高论，老衲更坚信此念矣!”

先生狐疑满地瞅瞅法师，又掂掂书稿：“有这等事?!”

“先生不信，可先翻阅一下。”

先生遂翻阅一遍，不由喃喃道：“噢，……大脉先生、孙思邈后人……‘七情’、‘六淫’，‘要想战胜别的，须先战胜自己，先学会自救!’……大槪头、‘一沾醉’，‘是非非是是亦非，醒梦梦醒醒亦梦’，倒也还有些意味……只是文字似显粗略些。”

“故才烦请先生! 这不过是些散落的珠子，有劳先生代为穿针引线，加工润色。”先生忽摇头咂舌道：“啧啧! 不才哪有这等本事?”说着，要将书稿递还法师。

法师一挡先生的手曰：“先生请勿过谦! 依老衲看来，此事非先生不能为!”

“笑话! 法师越发说得离谱了! 当今人才济济，法师随便找谁，都比不才强啊!”

“先生差矣! 听老衲慢慢道来。此书之主人公是药都一代老中医。坎坷之人生历程与日常病例促成了一个动人的故事，而曲折之故事中则不仅渗透着有关养生和自我保健的知识，还昭示了种种人生哲理。似这样的题材，懂医而不通文或通文而不懂医者，恐难于驾驭；且自民国初至70年代末，神州大地风云变幻，即使上述两者兼备而不谙此段历史者，也怕驾驭不了! 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，自幼酷爱文学和历史，后又专攻哲学，继而又苦钻医易与养生，方才的一番宏论已表明先生对该书之题材颇为熟悉且有

兴趣，故老衲以为非先生莫属也。”

“法师过誉了！实不相瞒：不才虽涉猎广泛，但仅仅知些皮毛而已！况且，不才本天生愚拙，加上年长而才智枯竭，委实难当此任！恳请法师鉴谅，另请高明才是！”法师合掌而施礼道：“先生断勿推辞！老衲也并非过誉！先生今既以研究和讲述养生学为己任，何不将此书作为讲述的一种形式，使人在欣赏小说之时，又学到一些日常的养生保健知识，岂不比单纯的理论说教效果更好？”

“这……”先生听了，觉得似乎在理。

法师继续说道：“想我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，就是寓理于事，以通俗有趣之故事昭示深刻道理，庄子之《逍遥游》和屈子的《离骚》等皆然。可不知从何时起渐失掉这一传统，致使两者脱节。即以小说而言，一些所谓上乘之作，也多局限于讲故事，而未能像《三国》、《红楼》等给人以色彩斑斓、内涵丰富之知识和蕴义。至于脱离实例和故事而专讲理论的乏味之作，更比比皆是。对此，先生能熟视无睹，无所感受乎？”

“唉！想不到法师竟对尘世文坛如此关心！”

“老衲闲暇之时，常以书籍消遣，岂能不关心？先生之书房，汗牛充栋，想必有同感！”

“唉！看来，法师也是‘名不副实’了——并未‘了尘’啊！”

“哈哈！‘了’也，未‘了’！说‘了’就‘了’，说未‘了’就未‘了’！老衲因不满于西太后专权导致的腐败而愤然辞官，归隐山林；百余年来，虽浪迹天涯，出入寺庙，时而为僧，时而为道，自以为放浪形骸，浑然超脱，其实，尘世之事，时时萦绕心头，又岂能超脱得了？不仅老衲如此，即使那些昼夜面壁或敲打木鱼者，又有几人能真正超脱？手捻佛珠而魂牵梦绕于尘世乃至泪穿心胸者，大有人在！即便如先生，在此歌吟垂钓，看似超脱自在，其实就从那高悬的钓竿，就可以窥知先生之心并不在垂钓上。”

“噢！那法师能知不才心系何处？”

法师用手指一指先生的心口，微微一笑，然后环视了一下锦屏似的景色，吟道：

一不钓鳞鲤，二不钓王侯；

三不钓名利，所钓在心头！

“先生单钓知音！这比起当年‘不钓鳞鲤而钓王侯’之姜太公来，则高雅得多了！”

先生默然良久而叹道：“不才在此垂钓多日，熙来攘往者睽睽，不是笑在下痴呆，就是说我不才癫狂！惟法师能窥透我心！曲高和寡虽未免叫人心寒，但能得遇法师这样的知音，也实在幸甚！唉，这莫非又是缘分的造化之功？！”

法师道：“善哉！十年前老衲在黄山之光明顶欲度施主而被拒绝后，辗转反侧，方悟机缘未到；想人各有志，殊途而同归也未可知。今日果然灵犀相通！幸甚！”

先生一拱手：“法师既以知音待我，不才也谨向法师披肝沥胆，略吐肺腑！”

“如此甚好！老衲洗耳恭听了！”

“那就请恕不才唐突了！不才本就读于国内之最高学府，所修专业并非己之初衷，加之毕业于‘动乱’之中，颠沛流离于塞外关中、工厂机关。在‘臭老九’和‘知识越多越反动’的喧嚣声中，用非所学，充当苦力。虽即使在高压、穷困之窘境中，也从未懈怠，然终因天道长阴且禀性刚直而有志难酬，不得不于坎坷途中蹒跚，于暗夜之中翘首！幸盼得云开雾散，重进学府，断续攻读二十一载矣！三十既未能‘立’，四十尚有所‘惑’！目睹科技发展和文化思潮变化之迅猛，方知死抱某一二专业绝难适应。故又殚精竭虑，苦苦泛舟于学海，孜孜索猎于书林；同时遍访名师，调研社会；广采博取，反思自省；至五十方得‘顿悟’之感受，知‘识迷途之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’以及‘淡泊宁静’之意蕴。须臾

间觉得世界大变样了：乾坤原来如此朗朗，人生竟是这般美好！故除悉心玩味养生文化之外，时常借垂钓以消遣，以歌吟来述怀！倒也快活自在！”

法师击掌而笑道：“善哉！先生既以玩味养生文化为快，那就藉此玩味一番又何妨？”

“不才尚有一虑：这其中有法师大名，如以此面世，是否有沽名钓誉之嫌？”

“先生过虑了！实不相瞒，老衲百余年来，自以为点度贤良可以使之消灾免难，所以每每苦口婆心地劝戒，屡屡碰钉子姑且不论，即使点度得了的，也往往事与愿违，不过使其从一片苦海跳进另一片苦海！噫吁唏！哪有世外桃源！大环境若不好，小环境又岂能好得了？其中的酸甜苦辣，谁能记得？而此书却载其一二：真真切切，皆老衲亲见。恳请先生润色出版，决无沽名钓誉之心，实有自责醒世之意也！悠悠此心，苍天可鉴；耿耿此意，先生明察！”说着，一合掌，“善哉！阿弥陀佛！”

先生连忙拱手还礼道：“法师如此用心良苦，实令不才感佩！”遂又翻阅了一遍书稿，笑道，“这题材不仅符合不才研究之旨趣，更适应了当今众人之需要！实不相瞒，不才之所以在跨越诸多学科领域之后，悉心研究医易与养生之道，盖为此也！法师既不愿不才弩钝，不才只好试试了！”

“善哉！”法师说着又一合掌，“不过，老衲希望看到的可是‘万花筒’似的作品啊！”

先生不由唏嘘皱眉道：“这……”

“有道是‘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’，望先生万勿推辞！”

先生又掂量掂量书稿：“唉，不才尽力就是了！只是法师切勿催促才好！”

“那是！顺其自然，瓜熟蒂自落嘛！善哉！老衲此番终有‘得’了！”

“唏嘘！法师切勿高兴太早！万一不得问世，或遭贬讥，岂不是‘失’了嘛！”

“哈哈！”俩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笑得前俯后仰，并异口同声道：“惭愧！既自以为超脱于‘得失’之外，怎么居然又谈起‘得’、‘失’来了！罪过！”遂共舞。

峭壁下，河水淙淙，那从半空中悬垂下来的钓线在微风中摇曳。

山间寺畔，天上地下，回荡着俩人不同的噪音促成的参差不齐的歌吟声——

失去得来得还失，得来失去失亦得；

谁人解得其中味，一生一世笑哈哈！

风清月朗，竹影婆娑。万寿寺畔的紫竹轩中，先生抚摸着那厚厚的书稿，喃喃自语：“一部书稿不料竟如此耗费时力——岂止加工润色？尤将其中素材逐一核实，凡涉及医理和方剂之处，为免遗害世人，均请医家反复斟酌，并就其内容与形式苦心孤诣地进行了一番探索，不觉竟花费十余载！不知能合法师心意否？更不知世人将作何反响？”

“哈哈！”突然从空中传来朗朗的笑声，“自古至今，向来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；或人或事，哪有定论？且近者愈迷，远者弥清！先生只管交由世人、后人评说就是了！”

先生托起书稿往空中望时，只见悬月如盘，撒金泼银；嫦娥翩翩起舞，吴刚频频举杯；不由心旷神怡，仰天笑曰：“说得好！虽耗费十年光阴，倒也学到了不少自我解脱之道，收到了颐养保健之效！嘿嘿！也是一种乐趣。”于是情不自禁歌曰——

是非非是是亦非，得失失得得还失；

褒贬毁誉由它去，悠然自得才开心！

遂付梓出版。

第一章

大雨倾泻，洪水滔天。

民国6年夏，一场百年不遇的水灾袭击冀中平原。从北往南，唐河、沙河、磁河和滹沱河等同时泛滥。位于沙、磁两河之间的文桥、章村一带，首当其冲，一片汪洋。

洪峰过后，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，疫病又开始流行。

文桥镇，位于药都祁州城南三十里，北临关汉卿的故乡五仁村，南毗贵妃桥，此时已成孤岛；位于其西面八里的章村，房屋被冲得七零八落，人们被困在搭起的窝棚里。

章村有一千多户，以十字街的南北路为界，分成两个行政村：往西是西章村；往东，是东章村。乡亲们习惯地分别称它们为“西头”和“东头”。

这个村子东西长而南北窄。就在十字街的西北侧，有一座牌坊，据说是为宋氏家族明初一位守节的寡妇立的。在这牌坊的西侧住着一户人家，它的主人叫宋连熙。

宋连熙正值壮年，面容清瘦，身体却很结实。这天，他跟妻子焦氏在窝棚边，神色都有些疲倦。“得想法给孩子们治，光这么耗着可不行！”妻子说：“这么大村子就阎先生一家开药铺，怕是找到他也很难哩！”说着，她摸着二小子的头长嘘一声：“头还是这么烫！”

担心和忧愁绞扎着他们的心胸。不几天工夫，光这一弯儿就死了好几个孩子；他们的六个孩子接二连三地都闹开了病。满以为二儿子躲过去了，想不到病得更厉害，上吐下泻地闹了一天一夜，这会儿还烧得迷迷糊糊的。

连熙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仍在熟睡的小儿子和小女儿的额头，“两个小不点儿头还是有些烫。”又摸了摸二小子涨红的脸，“这小子烧成这样！我得赶紧去请阎先生！”

说着，就蹚水直奔东头。妻子瞅着他的背影叮嘱道：“小心点儿！”

二小子名生魁，字倬章。这时，他迷里迷糊地觉得和牛犊哥一块儿在磁河里游泳。

哎呀，好凉！他不由得打了个悸神，“牛犊哥，咱别游了！”说着，就往岸上游。

“嘿！好大的鱼呀！”牛犊惊叫着。

他赶忙回头一看，只见浪花飞溅，一条从没见过的大鲶鱼从下水凫过来，当牛犊哥正高兴地拍着水花欢迎它时，它却猛地张开血盆大口，一下把牛犊哥吞进肚里。

“牛犊哥！牛犊哥！”他惊叫着，又见那家伙朝自己扑来，慌了，“娘呵！娘！”只觉得整个身子被那家伙吞进了肚里，立刻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，“娘！娘……”

“生魁！生魁！”娘焦灼地喊着怀里的儿子，用袖口擦着他渗满额头的汗。哥哥姐姐也都围过来，连声喊着：“弟弟！弟弟！……”

“牛犊哥！”小倬章喊着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“生魁！”娘惊喜地喊着，“来，喝口来。”小倬章喝了几口水之后，气色好多了。娘用手摸摸他的额头，却不烫了。娘憔悴而

忧愁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。

“牛犊哥!”小倬章突然喊道,两手紧紧抱住娘的腰,“娘,我想牛犊哥!”

娘的心头一震。牛犊!一个结实得像个小牛犊似的孩子!他才比生魁大半岁啊!

牛犊哥的死,对小倬章刺激非常大。

前天后半晌,大水刚回落,他就蹚水过街找牛犊哥;老远就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。他赶紧跑过去,只见牛犊哥躺在大娘的怀里。大娘、大伯连声地呼喊他,可他没有任何反应。大娘急得“噗哧”跪在阎先生的面前:“你快救救他吧!”

阎先生搀起大娘,着急地说:“所有的法子,咱都用过了!”

小倬章挤到牛犊的跟前,搂着他的脖子拼命哭喊:“牛犊哥!牛犊哥!”

牛犊慢慢地睁开眼睛,满是燎泡的嘴唇抖动着,泪珠从眼角迸了出来。

“牛犊哥!”小倬章伏在牛犊胸前叫了几声,见无反应,忙又抱住阎先生央求,哽咽道:“爷爷,快救救牛犊哥吧!”

阎先生急得一会儿摸摸牛犊的脸,一会儿又摸摸他的脉;这位60多岁的先生医术虽然一般,但医德却很高尚,不论谁有病,有求必应。他比较拿手的是针灸,这对于掏不起钱买药的多数乡亲来说,无疑减轻了许多负担,然而却招得了小孩子们的惧怕和“仇恨”,以至于每当孩子调皮时,大人只要喊一声“阎先生来了!”孩子马上就老实了。因此,他时常叹道:“唉!在小孩子眼里,我比狼还可怕哩!”

他一看牛犊病情恶化,忙道:“要不去请无极的孙老先生,可这发大水,唉!来不及了!”

见此情景,小倬章不由得想道:我要是能看病该有多好啊!